

〔第四章〕

快與慢

性壓抑的兩性情慾軌道

看完前面談性騷擾和小便的兩章之後。你或許明白了我們社會文化中壓抑女性情慾發展的強大力量，但是這絕不表示我們是全然被壓抑以至於完全沒有情慾出路的。

相反的，性壓抑不是全然不准有情慾，而是在有限的。規範的軌道中或模式中(成年後、婚姻中、異性之間、『正當』性交、私密空間、性器官等等)才容許情慾的少許流動，而這些有極大性別差異的情慾軌道也正是男女不平等的權力軌道。

我們社會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情慾材料，像姦殺強暴的社會新聞、A片、春宮裸體圖片、色情漫畫及小說、帶『顏色』的羅曼史、半裸或泳裝的廣告等等。我在這一章中要說明的是：透過這些情慾材料的形塑，我們的情慾如何流入目前我們所觀察到十分有限的、狹窄的情慾軌道或模式中，以及這和兩性不平等的權力軌道或模式又有什麼關聯。

在我的說明中，讀者將可看到所謂『男性在性方面天生就比較獸性、侵略、主動、色情、衝動……而女性則比較靈性、包容、被動、慾弱、緩慢……』，這是生物本性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兩性這些不同表現或情慾軌道的差異，都可以從其較常接觸的情慾材料中被解釋。

但是以上觀點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禁止或封鎖所謂的『色情材料』或情慾材料，我在書中的說明顯示我們反而應該積極的生產女性主義之情慾材料，提供給青少年男女，以抵抗現有情慾軌道背後的權力模式。

我同時也指出，由於我們的情慾軌道受制於狹窄的兩性權力軌道及性壓抑，因而我們的

情慾文化十分貧瘠。針對這種情慾軌道的狹窄，我提出一個具體的『出軌』概念——『玩』，來展現情慾解放之路，這種義無反顧、不甩規範的『玩』，並不是技巧上的變化而已，不是情趣上的多樣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建立在兩性平等基礎上，由雙方共同營造的自在氣氛，是在父權體制規範的情慾軌跡之外四處遊走的情慾亂流。

講到做愛，男人總是抱怨女人太被動，情慾來得太慢，不少男人說他們的女人做愛時像木頭一樣等男人來做所有的事，累死人了。女人嘛則總是幽幽的埋怨她們的男人急色，說要就要，而且說完就完，根本不顧到她的狀況和需要。

兩性在做愛方面的不諧調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個人的不體貼或者沒反應，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成長的過程和經驗中。對於性這個重要題目形成了很不一樣的理解與期待。在一章中我們透過他們所接觸到的聲色情慾材料來觀察這個差異。因為，這些材料中的情慾元素及暗示，往往也部分的構成了我們個人具體的情慾啟蒙。

由於男人掌握的情慾材料及管道比較多，我們就由他們談起。

從小學開始，男孩的書包裡、枕頭下、床墊底下就開始出現一些父母親看到就會痛罵痛打，然後丟出去或燒掉的刊物。父母親總認為這是某個壞人、壞同學給自己的孩子看的，殊不知這些刊物正是男性情誼的重要基礎，肯不肯交換出借正是友情的鑑證。

這些刊物不但提供性刺激，滿足性衝動，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男人情慾的軌跡。

像《花花公子》、《閣樓》，以及香港和日本出版的以裸體照片為主的各種情慾刊物，它們在提供窺視的滿足之外，還鞏固男性在情慾活動中的自我中心傾向。由於照片凝結的是慾望波動的剎那。呈現的是一個個充滿慾望，完全準備好做愛的女體，男人收到的訊息是：女人的情慾邏輯大概和他自己的差不多，可以一下子就發動進入情況。換句話說，只要說服女人放棄抗拒，女人自動就會情慾充沛，接下來就只是洩慾了。顯然這種情慾材料不但不豐盛情慾，反而養成男人懶於發達情慾或營造情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男人的最大性幻想總是包含了一個十分渴求而且完全進入情況的女體，或者是一個毫無能力抵抗強姦的柔弱女子，這樣他才不用費什麼手腳，可以毫無挫折、毫無困難的恣意追求洩慾。

這種邏輯不但表現在沒有故事情節的裸體圖片刊物中，也主導了男性常看的其他情慾材料。像近年來充斥街頭的日本小本成人漫畫，一本才六、七十元，但是裡面包含了八到十個不同的故事，情節的公式之一是某人因某事而到朋友家，見到朋友的妹妹，當下(或至遲當晚)就和這個妹妹做愛。整個相識做愛的過程在數十格漫畫中就結束，其中沒有什麼特別的約會聊天，也沒有交心承諾，由相遇到做愛之間沒有空檔。不管女方的感覺如何，男方是痛痛快快的完成了征服。

小本成人漫畫在鞏固男性情慾追求單方面滿足之同時，也承續了裸體圖片刊物的一貫風格，呈現了性愛場域的多樣性，延伸了男性對情慾對象的廣泛出擊。在比較極端的小本成人

漫畫中，性愛的場域擴及生活的各種層面，從學校到辦公室，到街頭和醫院，處處砲聲隆隆。此外，如果說裸體圖片刊物中的女人是沒有身分沒有個別性的女體，那麼，小本成人漫畫的特出之處是標明了其中女人的具體社會身分。從女老師到女學生，外甥女到表妹，孀孀到弟媳婦，只要男人碰到的女人都可以作為性對象，並不限於適婚的單身女人而已。

這些場域和對象的多樣性，坐落在簡單但具體的故事情節中，把性愛的無處不在和無人不可，表達得既自然又刺激，不但簡化了社會對情慾活動的壓抑和控制，同時也抹殺了情慾活動中的兩性互動。

可是，男人的情慾並不止於要求單向滿足或者對象多元，他們還要求快速及新鮮。裸體圖片刊物和小本成人漫畫的共同性之一就是它們從不圍繞著同一個性對象來發展故事，而是由一個女體跳接到另一個女體，在這方面，男人愛讀的小黃書可算其中翹楚。這些黃色小說描繪的是男人的性冒險，男主角在意外的機遇中和一個女人做愛，正巧隔壁房間住了一個情竇初開的處女，聽見激情聲音後按捺不住，自己開始手淫，隔壁辦完事情之後的男主角經過門前。在門縫中窺到處女的慾望，於是立刻又和她做愛。完事之後被處女之姐姐撞見，又自動投懷送抱，成其好事。第二天，男主角在村內遇見村長女兒。霸王硬上弓得手之後遇見村長徐娘半老的太太，於是又和她上床，然後……，一個接一個的滿足男人的佔有慾。

黃色小說對做愛過程的描寫或許是千篇一律的，總是男人壯大，女人喊痛，但終究被征

服並開始要求再做。但是這個敘述中最深遠的影響大概是塑造男人的情慾，使它建築在急促的，但是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女體上。換句話說，男人的情慾並不針對一個女人而發動柔情萬千，他的性幻想在黃色小說的做愛連續劇中是一波接一波，快速的更換做愛對象的。

從男人慣常接觸的這些情慾材料來看，許多女人對男人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男人不是找到一個合意的愛戀對象就收手不再貪戀其他女體了，他的情慾啟蒙材料從來就沒有訓練他止於一個女人。相反的，他一貫接受的訊息告訴他，世上的情慾對象是有無窮的可能性的，既不需要有愛情先行，也不必有所承諾在後，重要的是愈多愈不同的女體就愈爽。

讓我在這裡先提醒你一下。這裡的描述不帶道德譴責的意味，我只是想說明男人的情慾模式是在什麼樣的塑造和強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個人情慾的形體和聯想無關道德，也無關愛情的真假深淺，它只是從我們社會的既有情慾材料中汲取資源而已。

那麼，女人不切實際的期望又來自什麼樣的情慾憧憬呢？這些憧憬在女人的情慾材料中得到什麼樣的支持呢？

兩性在非情慾的材料中都會片段段的獲得一些情慾的描寫，從偉大的文學名著到武俠小說，情慾的情節都被饑渴的少年心靈反覆咀嚼，引為手淫時的性幻想材料。但是女人最常浸潤其中的情慾材料呈現出一些特有的模式，和男人的情慾材料極端不同。

女人不像男人有那麼多的管道和材料接觸到赤身露體真刀實槍的情慾圖像，但是她們的

情慾卻在一些非常確實的情節故事中一樣的波動。這些我們俗稱羅曼史的小說有其一般的公式，總是一個女人在情海中載浮載沈，她和少數幾個男人的情愛關係幾經波折，最後終於擇定最好最理想的那個男人，故事也就結束在這個溫馨收場上。

我曾經問過一些愛看羅曼史的女人，她們說愛看的原因倒不是為了其中偶爾出現的激情場面，而是喜歡那種情節的起落，那種欲迎還拒的推推拉拉，而終究有了最後的結局，各人得到歸宿。

由於羅曼史的結構是以人物感情的錯綜複雜關係為經緯，不像男人情慾材料以一時激情的性愛場面為重心，因此女人的情慾模式多半也纏繞在漫長的、曲折的人際互動上，連性愛場面也是緩慢漸進、細膩柔和的。

在實際的互動中，一對男女在做愛時各自有性幻想，這個男人可能很快的便在腦中換了五、六個做愛對象及情境，已經十分興奮。這是男人在不斷的接觸情慾材料和反覆預習中建立的模式，他們只要那最刺激的場面。可是，我們的女士的性幻想才剛開了頭，劇中人才剛喝完了葡萄酒，正在沙發上交談，男主角的手指觸及女主角的上臂，使得女主角感到一陣陣酥麻。

以這種興奮程度的差異來看，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男人嫌女人慢，女人嫌男人快了：他們的情慾說著極為不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則再三覆誦著男女不平等的公式。

在這些故事的薰陶下，男人的情慾衝動不太需要什麼理由和準備，因為他們一買接觸的情慾材料中充斥著一步就上床的範例，女方是否同意或享受這個過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她的身體，令她心甘情願的就範。可是女人的情慾材料即使呈現少數性愛場面，也是坐落在有前因有後果的長篇敘述中。女主角不會莫名其妙的和別人上床，相反的，在這場面之前，她已和性對象認識了一段日子，有過一些漸進式的身體探索，欲推還拒，最後才在一個極其浪漫的情況下做愛。做愛要有交情。有選擇，最好還有點愛情，有點前景，這些預備動作才能使做愛合理化，才不會使女主角看來像個難以讓女讀者認同的『爛貨』。

此外，對女人的情慾發動而言，不但要有點合理的理由，還要有男人的主動推動。由於征服是男人情慾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整個做愛過程中，男人為自己刻劃的角色是主動的，侵略的，不斷前進的。可是女人的情慾材料中，女主角的情慾場合多半是在男主角（而且是她心儀的那一個人）發動攻勢，百般愛撫挑逗後才半推半拒的屈服。她沒有自己的需要或要求，她的情慾需要男人的激情動作才會『醒來』，然後她才開始有反應。這也就是為什麼翻譯的外國羅曼更在描述女主角的性愛過程時總會說『她的慾望在他的撫摸中甦醒過來』。

從這幾方面我們很清楚的觀察到女人在她習慣的情慾材料中逐漸養成的情慾模式。她不會在毫無預備的狀況下對不特定的男人產生情慾波動，她需要和這個男人有些暖身的浪漫互動後，情慾才慢慢發動，在情慾波動過程中的她仍需要漸進的加熱，一步一步的活絡起來。

在這裡我得打破那個在男人獵豔手冊中強調的『技巧迷思』。女人的情慾如果在男人的手中逐步發動，大概不是因為這個男人按到了什麼『性穴』或『情慾點』，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男人在女人身體上花了時間和工夫，達成了暖身的效果。在挑情的活動上，時間的長短比鎖定某些被視為特別撩撥的身體部位更為重要，它不但推動了女人的情慾，也傳達了男人體貼耐心的形象，安撫了女人在性愛活動中的不安與恐懼。（這些不安與恐懼我在其他幾章中有詳細的解說。）

看到這裡，醫學專家會立刻舉起調和的大旗說：是啊！兩性情慾模式有差異，所以要彼此體諒，互相配搭，建立所謂完滿的性關係。可是，我必須強調：在情慾模式上，男人所習慣的主動、侵略、征服、多樣，以及女人所習慣的被動、遲緩、推拒、單一，並不只是個人在床上的偏好而已。事實上，這些情慾模式直接構成了我們目前所觀察到的兩性特質，也影響到兩性的人格及力量發展，更合理化了兩性權力的不平等。

而且，專家們所謂的彼此體諒和互相配搭並不是共同協力創造更多的情慾能量，而是要求雙方接受目前有限的情慾能量及快感模式，繼續維持其中所蘊含的兩性不平等關係。不信的話，你只要繼續追問下去就會發現。專家所謂的『體諒』是女性要體諒男性有時無力行房，『配搭』則是女性即使不太需要，也應盡力配合男性的需要。至於女方因身心俱疲而需要男方體諒，或者女方有需求，男方卻提不起性趣時，男方應如何配搭，這些狀況可不是專家有

興趣討論的。

這又再一次證明，所謂醫學專家或諮商專家絕對是鞏固現有男女不平權體制的重要力量。對他們而言，男人的情慾滿足和心理健康是優先考慮的目標，女人則只是情慾活動中被消費被消耗的中介物而已。因此，專家們關心的是男人在性活動和情慾經驗中可能引發的焦慮及其後果，但是他們對女人在性活動及情慾經驗中感受的壓抑和心理挫折卻無話可說。

事實上，醫學專家們對女人的情慾一無所知，卻有膽大放厥詞。這方面的細節我會在第八、第九章中再加說明。

醫學專家不但透過他們的專業位置來鞏固男女不平等的體制，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專業論述來壓抑情慾資源的開拓與情慾能量的擴散。他們談性的時候總是依歸『標準』、『正當』、『醫學知識』等等無趣的規範式概念；談情慾關係的時候總是在夫妻和婚姻的框架之內打轉（雖然他們自己的性生活老早越過婚姻的框架，但是道貌岸然的話還是要說的）；若是聽見『情慾自主』或『打破處女情結』等等說法時，他們便忙不迭的搬出各種恐嚇的、憂國憂民的教條來封鎖言論。

事實上，真正讓情慾自在的、健康的發展的論述是解放的，是開發出無限可能的。讓我試著說明。

我在前面展示男女情慾模式差異時，你可能會以為男人情慾很發達，因為他們機會又多

資源又多，社會空間也大。可是，在性壓抑的社會中，男人們的情慾是頗為褊狹的。他們雖然喜歡不一樣的女體，但是卻只有單一方向的對性器官有興趣；他們或許幻想由一個女體到另一個女體，但是對每一個女體他們都採取同一的征服心態；他們即使有快感。身上的感覺也集中在陽具上。以此來看，男人的情慾發展也很有限。

情慾的發達與否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測試而得知。最基本的態度便是：你玩不玩性？

我們性壓抑社會中的男人是不『玩』性的，他們對性活動充滿焦慮和恐懼。在進入性活動之前，他們的心情就像要上陣打仗一般，一點也不輕鬆愉快。他們督促自己要吃補、要練氣、要運功、要伏地挺身一百下以上，性事後則憂心忡忡的大補特補，將養生息。對他們而言，『性』是一個虧損身體的活動。

即使在性活動過程中，男人也放不開來和伴侶一齊『玩』性。『玩』是平等的互動，但我們的性壓抑男人不能放下身段，他們身不由己的精細盤算著該用哪一招哪一式來維持主導權，他們腦中充斥著性學手冊上的姿勢、節奏，心中背著各種忍精不洩的口訣，緊緊張張的注意自己是否扮好了男性的角色。對他們而言，『性』是一個戰戰兢兢，不可失手的表演。

如果心情上如此忐忑，身體上如此繃緊，連人格、形象、男性優勢都繫於此一活動之上，那麼，性還有什麼可爽的？情慾怎麼可能發達？

性要爽，情慾要發達，我們就必須能用輕輕鬆鬆愉愉快快的態度來看待它們。換句話說，

我們得能『玩』性，『玩』情慾。可是，什麼才是『玩』呢？

讓我們用幾個間接的方式來看看『玩』的精神所在。

我們常說一個地方好玩，一件事情好玩，一個人好玩，一件玩具好玩。在這些例子中，『玩』都和『愉悅』有關。換句話說，用『玩』的態度來進行性活動就是要以愉悅為最高指標，以雙方情慾的充分高漲，雙方情慾的充分享受，雙方情慾的充分滿足為目的。

而且，如果我們觀察小孩子的玩耍，就會發現他們的『玩』是不按照規矩的，也就是充滿創意的。原本用來寫字的筆，他拿去挖土，原本含在嘴裡的奶瓶，他用來打貓，原本用來洗廁所的刷子，他拿去當風車轉。這樣說來，『玩』就是要『超越現有規範』，『試探其他可能』。玩就是創造情慾的多元新軌跡。這和醫學專家強調的『正當』、『標準』、『科學知識』是完全相反的。

性壓抑就是情慾模式的固定有限。在一個高度性壓抑的社會中，情慾的流動被侷限在某些關係(如異性之間、成年人之間、婚姻之內、男女不平等的框架內)，某些姿勢(如男上女下)，某些身體部位(如性器官)等等規範中，而這些特定的情慾軌跡則被視為『正當』。『創造情慾的多元新軌跡』因此意味著超越『正當』的範疇，開拓那些在目前尺度下可能被視為『變態或不正當』的多元性活動模式。

聽到『變態或不正常』，你可能會有點恐懼，你想起過去聽說的性虐待和性暴力，但是

，那些單方面加諸他人痛苦的『變態或不正常』不是我所謂的『變態或不正常』。你不要忘了我剛才給『玩』所訂的第一指標，在我所謂的『變態或不正常』的情慾模式中，若不是雙方都享受，雙方都爽，雙方都滿足，那就算不上『玩』。但是如果雙方都喜歡，雙方都同意，雙方都爽，那麼你們要怎麼變態或不正當都可以，請盡情『玩』。

換句話說。我們要開始的、要『玩』的多元情慾新軌跡。首要建立在平等互動的兩性關係上。這不但意味著雙方都同樣的在情慾活動中得到滿足和愉悅，同時也意味著雙方在情慾的權力關係上是均等的。過去在兩性關係中只容許男強女弱，男主女從，兩性之間的權力位置是固定不變的，沒有真正『玩』的空間。但是，在『玩』的基本精神中，位置是流動的，權力是不固著於某人的；換句話說，在『玩』的情慾模式中，沒有哪個人是永遠扮演主導的、掌控的、自我中心的角色。這回『玩』到你在上，下回就『玩』到我在上，或者我們同時在上在下在左在右。追求情慾自主發達的豪爽女人因此要求有平等的機會，自在的隨機扮演主導情慾活動的強者，以這種『變態或不正常』的嶄新情慾模式來逾越原本不平權的兩性關係。

講到這裡，你大概也該明白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不喜歡鼓勵『玩』。『玩』是一種對既有體制，既有規範，既有權力關係的大不敬態度。在『玩』的時候，一切現實世界的壓抑力量都暫時懸置。孩子不理父母的教訓，學生不用教官的警告，兩個做愛的人痛快的拋開本來的身分和權力關係。這種『玩』的態度對現有的、靠性壓抑來馴化人群的社會而言，形成一股強

大的腐蝕力量，是會鬆動壓抑、挑戰權威的反抗力量。難怪我們的社會要不斷的叫我們『慎重』、『嚴肅』的面對人生，告訴我們，『性是神聖的美好的』。這些說法正是在暗示我們不要『玩』，不要有創意，不要輕鬆自在。這不是性壓抑，是什麼？

但是，以追求愉悅、踰越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玩』，早已看穿了這種性壓抑是殘害人身心的。因此，在性活動中，『玩』表現出一種義無反顧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精神及態度，這種氣魄是不會屈服於僵化了的道德規條的——道德規條不過是對情慾的阻撓和壓抑而已。『玩』也不肯接受什麼責任或義務的脅迫——責任和義務經常是另一種形式的情感勒索而已。對於『玩』性的人而言，所有的壓抑都是無上的惡，是對基本人權——性的享受——的扼殺。

追求發達情慾的人因此必須練習『玩』性，學會那種無所顧忌的精神，要是凡事按著既有的規範來做，還叫什麼『玩』呢？會『玩』的人不但百無禁忌的主動蒐集刺激材料，更能主動的轉化這些材料成為新點子，新玩法，來促進情慾的多樣滿足。和這種人做愛不但是件爽事，也是一個大開眼界的學習機會。

會『玩』的人頭腦靈活，創意十足，她的情慾不但在精神領域內充分發展，就是在身體上也是自在自得的。因此一個情慾發達的人就是一個身體上的情慾完全甦醒，意志上自主性十足，隨時皆可自行發動的人。

在我們這個已經性壓抑過度的社會中，人的身體是非常退化的。你想想，有人從來無法

自在的探索自己的身體，要是手指接觸到身體時心中也同時有慾，她就罪惡萬分的恨自己的身體，恨自己的手，恨自己的慾。要是伴侶要求口交或者換個姿勢換個故事，她就萬分緊張，全身繃緊，這種狀況下的身體會是個什麼開化的狀態嗎？我們也有人全神貫注在身體的某些敏感部位上，一旦有人碰到這些部位，他們就『賺死了！賺死了！』的爽，或者『倒楣！被吃豆腐了』的怨。這些人的身體是未開發的不毛之地，他們的慾望是以非常單一僵化的狀態固著在某些部位上的，不接觸這些部位，他們的慾望就如一灘死水。接觸了這些部位，他們的慾望也是扭曲的、壓抑的。多麼可憐、退化的身體！

這麼看來，未開發的身體和未開發的情慾意味著一個拘謹的、呆板的、無情趣、無活力的人。難怪女人不喜歡這種木頭男人。也難怪有些男人還可以忍受這種木頭女人，因為，只有她們的無知才會識不透這些男人本身的無能。

以人的潛力、人的情慾、人的自主性、人的創意而論，我們目前最主流的情慾模式，不管是男人的還是女人的，都是壓抑的、僵化的，而情慾的壓抑和僵化必定會迫使我們的生命付上沉重的代價。

這個沉重代價可由情慾材料的一個例子來看。對許多成長中的少男而言，他們最容易也較經常接觸到的情慾刺激就是社會新聞版上的強暴、猥褻和姦殺。由於成人通常會封鎖少年獲得情慾材料的管道，以至於即使是像姦殺這樣的社會新聞也可以成為少年的性刺激來源，

由此形成的情慾模式，又在以後被充滿侵略征服模式的成人情慾材料所強化。另一方面，少女最早也最常接觸到的性資訊或在公共論壇上看到的性事件，竟然也就是這些強暴與姦殺，所以少女自小就把性和恐怖的事物連結在一起，她們當然會對性心存恐懼。

這樣說來，我們不當也不必去封鎖青少年的情慾探索，因為他們還是會在我們意想不到的之處，取得或挪用情慾材料。（很多多少男在得不到花花公子的裸體照片時，會挪用世界藝術名畫冊中的裸體畫像，作為性幻想或手淫的材料，要不然就去偷窺姊姊洗澡、盜取鄰居三角褲、侵犯女童等等。）而這種意料之外的取得或挪用，就像他們挪用社會新聞的強姦案為情慾材料一樣，多半在現有的情慾模式中進行，而無法突破，這對兩性情慾的平等豐盛發展有不利的影響。所以我們應當積極生產許多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情慾材料，主動提供給少男少女，讓她／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有男女平權意識的情慾材料，發展出不同於當前以男性利益為主導的情慾軌跡或模式，而這種另類的兩性情慾軌跡將有助於兩性權力的平等。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拋開一切現有的不理想的情慾材料——說實在的。我們的社會竟然閉塞到連某些頗為公式化的情慾故事也容不下——它們再不理想，也還多少為我們開啟了一些些情慾馳騁的空間，我們需要做的是突破色情材料中的既有模式，改造其中暗示的兩性權力關係，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與創意製造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可能。

可是，在這裡，我們又遭遇另一個大困難。以台灣的教育制度和方針而論，想像力和創

意正是我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首先被扼殺的東西。

不管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家長和教師等等執掌權力的人多半以管教和馴訓為教育的目標。孩子的創意或想像力若是與正規課程或考試內容無關，便會被排斥或壓抑，所以家長們常常訓誡小孩不要讀那些亂七八糟，對升學或成績無助的書，不要亂講怪力亂神或者違反傳統的故事。老師們則用大量的死記、背誦來填塞孩子的腦筋，凡是沒有按牌理出牌的孩子都被視為訓導上的問題兒童，必須加強管理及懲罰。在這種凡事要求劃一，只容許乖孩子也就是呆板的孩子）的社會裡，難怪孩子們缺乏想像力和創意，缺乏『玩』的心情！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所有『玩』的經驗都和長輩們的教訓連在一起，都是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人要怎麼才能拾回一些想像力和創意呢？頗難，但是，比較簡便可行的方式是：找那些一直被社會道德規範排擠，但是言行充滿創意和活力的人一起混混。

我們周圍一向不乏那些不太守規矩，不太正經的男人女人。他們或者終日追求異性，或者身邊的愛人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們整夜泡在pub裡，時需瘋狂的遊樂。穿著大膽不凡，配件稀奇古怪，說話直接露骨，態度更是桀傲不遜。對了！就是那種我們的父母不斷警告我們少跟他們學壞的孩子，那種我們的師長不斷記過警告，週會時當成反面教材的同學，那種我們的好朋友再三告誡一定會變心，從來不肯專情的不理想對象。

就維護僵化秩序的長輩及保守朋友而言，這種『損友』絕不能交，因為你會跟著墮落。

但是就突破既定規範，自在流動情慾，肯定自我而言。他們是我們的先驅榜樣，他們的任意自得正是我們想學會的義無反顧。他們所累積的各式經驗和情慾資源正是我們可以挖掘的寶藏。我們正是要近墨者黑的透過他們的感染和刺激，來促進自己的破繭解放。

所以啦！你若期望發達自己的情慾，激發自己的創意，發展『玩』的心態，那麼就要由找一批『玩』的朋友開始。

有了『玩』的朋友，培養起『玩』的輕鬆自在，就讓我們穿上那些充分表達我們情慾的性感衣服，打扮出充分情慾流動的模樣和表情，渾身散發著魅力的去『玩』吧！